

尋找永續的幸福方程式

文・圖／吳東傑

關心環境議題的朋友都會問2011年年底在南非德班（Durban）的氣候會議，是否會終止京都議定書。結果是2012年後，還會延續後京都議定書，並通過Durban Package Outcome；原先倡議終止京都議定書的日本並沒有退出，反而是加拿大決定退出，不再玩京都議定書的遊戲。

除了環境議題，全球矚目的焦點還是歐債危機，以及歐債危機的影響有多深遠，甚至是否會波及自己國內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，相信是未來幾年全球政治領導人必須面對的課題。

不僅歐債有危機，幾乎全世界各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債務問題，甚至可以說各國都是舉債度日，經濟學人雜誌網站更有專屬欄位介紹世界及各國的國債（global debt clock/http://www.economist.com/content/global_debt_clock）。美國紐約時代廣場也有國債鐘，臺灣財政部前的電子看板，伴隨著各種施政成果，也會出現臺灣國債的數字。

至於臺灣國債的確切數目，官方的說法和民間的數字是有相當的落差。2012年，官方為5兆多，而民間認為應該是21兆，也就是每一位國民的負債是24萬或92萬。

民間團體更明確的指出：2011年，臺灣的稅賦依存度只有57.4%，亦即政府每花



財政部前的國債電子看板，秀出國債數目5兆多。

100元，其中57元來自稅收，43元則需靠變賣祖產、國營事業所得或舉債。

既然全世界都這麼窮，但人口還是在增加中。當然你會不服氣地說，臺灣的人口和生育率不是在減少中？

2011年全球人口已破70億，40年後的2050年，將會達到90億。也就是現今4、50歲的青壯年人口，將來是有機會成為90億人口中的8、90歲的老年人口。

從70億到90億的40年，對於現在20到30歲的人口而言，無疑是最殘酷的事實；因為這個年齡層不但要承擔90億人口的經世濟民大業，同時也要面對90億人口中的老年人。現在2、30歲的年輕人，40年後，必須活到老、幹到老，退休年齡有可能是70歲。

不必等到40年後的2050年，現今的2011年，歐洲的瑞典即計畫將擁有工作權的年齡從67歲延長到69歲。英國因計畫將退休年齡從60往後延至66歲，而引發大罷工。法國更因提高退休年齡從60到62歲已引起7次全國性的罷工。歐債危機的歐洲5隻小豬之一的希臘則要將退休年齡從53調高至67歲。臺灣預計在2017年，退休年齡從60歲延至65歲。

「活到老、幹到老」不僅顯示老年人口的增加，更標舉未來老年人口的退休金、社會醫療等國家財政的支付窘況，加上現在各國幾乎都是舉債度日，未來可能也無法大規模改善現在的財政赤字。

如何面對未來的老人化社會，甚至所謂的「老人海嘯」，天下文化翻譯出版了《當世界又老又窮》，廣告的副標「我們就是書中的主角」。臺灣

的社運團體勞工陣線出版的《崩世代》，書中提及廣告知名人物吳念真的世代處境：孝順父母的最後一代，被子女棄養的第一代。

面對時代社會、自然環境的變遷，未來世代是否會崩潰為「崩世代」？

既然我們不想成為「崩世代」的主角，或是又老又窮的成員，那未來的幸福到底在哪裡？

未來的幸福在哪裡？是國家、政府給的，還是人民可以自己爭取？

當許多國家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的「國民生產毛額」（GNP）當作政策施行目標，不丹卻在1972年以「幸福指數」（Gross National



在世界各國為債務頭疼，人們因M型化生活越來越苦時，追求幸福指數的不丹宛如香格里拉。

Happiness，GNH）為國家政策，而決定以GNH為國家發展目標的推手，是當時年僅17歲的國王。

「幸福」、「樂活」、「慢活」的快樂學是近年新興的顯學，連帶的也發展了手感經濟、手工經濟的個人SOHO經濟、在地經濟，當然這波的幸福反思也顯示GNP並不是全能的，人們並不會因為有錢，就會幸福；全球化、資本化更無法完全治理複雜的人類需求，「占領華爾街」運動，無疑是反全球化、資本化的最佳詮釋。

在臺灣，曾經有人以「幸福經濟」作為競選政見，但殘酷的事實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，公共資源透過BOT的私有化，高學費，高價住宅等現象，幸福好像愈來愈遠。

更有甚者，偏遠的學校被廢了；廢校就等於廢村，廢村就無法讓人群聚，而產業也就無法維繫。

當人們羨慕不丹、北歐丹麥的幸福時，我們必須嚴肅的問，幸福的元素和目標在哪裡？追求經濟發展的GDP？還是幸福指數GNH？不丹的年國民所得約2千美元，丹麥的年國民所得約3萬5千，不管沒錢的不丹或是有錢的丹麥，為何他們都會快樂？

反觀介於中間的臺灣，則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快樂。

試問支持臺灣的幸福結構是否存在或健全？永續的幸福方程式要如何創造？想必是個大哉問的問題，甚至沒有人可以給個清楚和明確的答案。但未來的世代卻不得不深思。

未來的人口數目、環境生態資源的可供給量，將決定人類在地球的生存。

而生活在臺灣的人們則要思考如何面對未來日益減少的天然資源，甚至2020年石油巔峰（peak oil）後的臺灣將要如何面對高油價甚至沒有石油的日子？還沒有等到2030年，臺灣就有可能因為缺乏石油或高油價變成「崩世代」了。如能度過2020年的石油巔峰，苟延殘喘到2030年的又老、又窮、又沒有能源，又要面對可能點煤油燈或蠟燭，甚至連糧食都有缺糧的危機。

就能源而言，臺灣目前的能源自給率只有3%，也有人說僅有2%；其餘火力發電的煤、化石燃料、核能發電的鈾都需從國外進口，汽車的石油當然也要進口。

以糧食而言，人所需要的糧食自給率是32%，但畜牧所需的飼料則約僅有5%是臺灣自己生產，其餘將近90%的畜牧飼料是需要進口的。

10年、20年後，臺灣的人口可能變少；但生活方式還是仰賴汽車或化石燃料等產品，包括汽油、農業用的肥料，進口大量人、畜牧所需糧食；水資源愈來愈少，淡水不是污染，就是發生工、農、民生相互搶水。光是自來水公司的漏水改善計畫，10年

就花費上千億，因為全臺灣平均漏水率21%，臺東縣的漏水率35.29%，新北市的漏水率是34.88%，可見有近三分之一的自來水不是被喝掉或完善使用、消費，而是白白浪費掉了。

面對極端氣候，稻米是臺灣的主食；但是稻米的品種則是愈來愈少，原本有些旱稻的種植，現在也幾乎完全式微。生物多樣性愈來愈少，物種的消失，品種的減少，意味著有能耐度過風不調、雨不順的品系是愈來愈少。2011年泰國淹水如發生在東臺灣，則可以想像我們的稻米產量將嚴重欠收。

幸福的元素，除了糧食、水資源、能源，也需要完善的稅賦制度，有理想、清廉的政府結構。

臺灣的民主成就已在華人社會奠定了相當不錯的基石，除了深化政治民主與治理，也應提倡減少經濟剝削的經濟民主，如有利生產和消費的公平貿易，屬於公共服務的兒童托育、老年安養的長期照護都需政府的投入；相對全球化的大企業集團，應鼓勵有利在地經濟的在地產業，則可減少大量運輸所造成的能源需求和溫室氣體的增加。

對於生態環境資源，是揚棄人類沙文主義的時候。過去人類以剝削的方式使用生態環境資源，未來我們應思考人類、非人類的生物、棲地所構成的生態環境該如何相處，才能平衡。

現今每18分鐘就有一個物種從地球上消失，當然物種的消失不全然是人類的錯誤，但人類必須負起相當的責任是無庸置疑的。人類應以生態民主的精神，承認所有物種都有權利存活於地球棲地，同時尊重其他物種存在地球的機會，甚至要照顧其他物種免於地球消失，如以有機農業取代大量使用農藥的耕作方式。

幸福絕非口號，但要尋找幸福也不是僥倖；幸福方程式是要時間和生態環境資源元素以及社會制度、價值的建構。

何時才能找到幸福，就要問我們是否有種（guts and sense）追求、尋找永續的幸福方程式和建立幸福的結構與制度？



吳東傑小檔案

臺大農推系畢業；現為綠色陣線協會執行長，譯有《失竊的未來》（Our Stolen Future），著有《臺灣的有機農業》。